

第十六期要目 (四月三十日出版)

待看富人是否愛國 陶百川
從歷史方面說明中國不可征服 葉青
黑龍江所謂邊疆政府的常識課本 巢勉之
南北四大傀儡組織的剖視 曹沛滋
國聯討論阿比西尼亞問題 薛光前
英意協定及其影響 胡秋原
精神決定戰爭的勝負 丁雲亭
轉委員長在日本 魏雲
一顆人頭(街頭劇) 何公超
第一次徵文揭曉(六篇之二) 楊培之
戰局島嶼和國際局勢 楊家駱 王龍章

血路

每星期六

社 長

編輯人

通訊處：漢口
總經售：漢口
地址：湖北街

價目 零售五分
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二元

本刊已呈請郵政機關登記



待看富人是否愛國

陶百川

據說富人不愛國而祇愛其汽車洋房和小老婆的。所以耶穌很感傷似的說：「富人要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困難」。猶太人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也有人說：富人不盡是俗物，也有明白事理的；他們祇要明白范粟之下無完卵的道理，他們一定也會愛國的。本刊下期將登一篇德國如何苛待亡國富翁猶太人的譯文，我想猶太人一定在「悔不當初」，而其他一切富人們看了，或者也會動其愛國之心。所以對於耶穌那句名言，一位牧師曾經替富人辯護着說：「耶穌撒冷有一特別短小的城門，叫做「針門」，駱駝很不容易通過它。耶穌所說的「針眼」，就是指那個「針門」。因此耶穌所謂富人要進天國云云，不是說像駱駝穿過針眼的絕對不能，而是說像駱駝穿過針眼的相當困難」。所以說耶穌以為富人也有進天國的

表現，然而富兵出力的，不是富人，而完全是窮人或一般人民。「有錢出錢」，這也是愛國的表现，而且是富人力所能及的，然照上次徵募救國公債的經驗，儘有許多富人一毛不拔。天哪！難道國家真如一般人所謂不是富人的而祇是窮人的麼！何以富人從國家所得的享受，超過窮人不知幾千百倍，而其報答國家的，反是少得那麼可憐呀！

富人有些不服氣麼？且莫燥急！現在來了一個測驗的機會了。那就是五月一日開始徵募的國防公債和金公債。我們假定個人承購的標準，是其財產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用累進率，財產多者應多購)；那末，能夠照着標準承購的富人，是愛國的中國人，否則就是「猶太人」，就是穿不過針眼的駱駝。

戰爭無處不要錢，一架轟炸機，要買十二萬至十五萬元。以目前的戰事而論，我們至少還需要飛機一千架，坦克車五百輛，以最低價計算，兩項需款三萬萬零六千萬元。假使我們有這多武備，我們不獨可以保守陣

地，而且可以轟炸東京。然而因為窮地，我們祇能望洋興嘆，我們祇能在運貨車上堆上幾個沙包作為坦克去衝鋒。(就以卡車而論，運一團兵要一百零四輛卡車；照此計算，我們的卡車實在也少得可憐！敵人就因卡車多，交通便，所以橫衝直撞，弄得我們疲於奔命！)我們有什麼不如敵人？他們錢多，我們錢少，如此而已！

我們自應戰以來，不知耗費了幾多子彈，輸入了幾多軍火，(香港西報上每隔二三天總有關於輸入軍火的報道)，然而政府沒有增加賦稅，祇發行了一次公債——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這在政府自是愛惜人民，然而無時無地不要錢的戰爭，究竟不能這樣窮幹下去的，於是有了這次新公債的發行。

日本的公債已經發到一百七十萬萬元，我們還不到三十一萬萬元，再發五萬萬元的國防公債，實在不能算多。我們希望國內有錢的人，首先踴躍承購，在短期內湊成這個數目！

掃蕩報的社論說得好：誰有錢？誰有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這是許多人所共知的。我以為將來誰買誰不買？誰是愛國者，誰是「猶太人」？這也是許多人所共知的。我希望各地組織起「公道團」來，再勸富人買公債，不買則與眾共棄之！



從歷史方面說明中國之不可征服

葉青

我已經從軍事方面說明了中國之不可征服。(見抗戰文化第七期)。但是軍事乃是一種現象，並非本質。現象變化無常，本質則固定不變；因此軍事給與中國的不可征服未必就是確定的不可征服，還有從根本上考察的必要。這在我看來，便是所謂歷史。換言之，就是要看歷史方面中國有無不可征服者在。

這裏，很明顯的是歷史給與了中國以不可征服的條件。要明白這點，請我從廣泛的地方說起。

一、蛇不能吞象

中國有廣大的土地和繁多的人口。日本經濟力量和平力量無論如何充實，它總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把它與中國比，有如蚊之與象。蛇不能吞象，所以日本不能征服中國。

這話好像有些空洞。英國不是一個小國嗎？然而它却征服了大於它無數倍的土地作爲它的殖民地。這是不錯的。豈止英國，法國及其他某些國又何獨不然。但那絕不是一次征服的，而是分成分次，一次征服一點，經了長久的時期積累而成的。世界上，自有帝國主義以來，却沒有一個像日本那樣的國家要一下子征服像中國那樣大的國家的事實。反之，我們也可以說，歷史上從沒有一個擁有三千五百萬方里土地和四萬五千萬人口的大國被人征服的先例。

道理非常明白。土地不大人口不多的小國，經不起侵略。只須一次就可把它底土地佔領完了。中國很大，不容易佔領完，而每佔領若干土地就需要若干力量，所以日本沒有把中國完全佔領的力量。別一方面，中國因爲土地很大人口很多，它底力量也就很大。一次戰爭或一期戰爭把現有的力量消耗了，它可以補充起來繼續抵抗。日本是小國，力量

有限；中國是大國，力量無窮。所以地大人多就是中國不可征服的一種原因。

而地大人多則是中國歷史發展底結果。中國在古代，地小人少，並且分散。就在春秋時代，亦復如此。但二千多年底時間過程，把土地擴大了，人口增多了，至於今日成了世界上很大的國家。所以地大人多所給與中國的不可征服性，有歸因於歷史的必要。

二、一個社會的物質基礎

但中國底歷史造成了中國底不可征服，還不限於過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在，即現階段底歷史。現階段底歷史是中國由封建的農業國家過渡到近代的工業國家的時代。這裏給中國底不可征服預備了一個社會的物質基礎。

必須明白，在近代，農業國是沒有不可征服性的；反之，它所有的可是征服性。南洋羣島於西洋，農業國對於工業國，是幾百年來的事實。近代世界底殖民史就是工業國對於農業國的征服史。

爲甚麼呢？這個理由在農業與工業底比較之中，即在農業對於工業的情形之中。簡單說來，農業不能產生豐饒的財富和銳利的武器，不能團結全國底人口，不能便利軍事的交通，因此抵抗侵略的力量非常微小。工業恰恰與這種情形相反。它能產生豐饒的財富和銳利的武器，又以便利交通和推進商業之故能團結全國底人口，在這些條件下不僅能便利軍事的交通而且能便利全國總動員。因此，工業加強了作戰底力量。

這不可以看出工業之爲不可征服底基礎一點嗎？確實，只有工業纔能保障一個國家底存在。事實很明白的，就是近代沒有被征服的工業國。那怕它就很小的，也能生存，根本沒有人去征服它。征服底

槍，是對着農業國標準的。如果工業國與工業國打戰，其打敗了的亦不會被征服。德國在世界大戰中失敗後所訂的凡爾賽條約底壓迫，爲歷史上所未有，然而十幾年後它便推翻凡爾賽條約，恢復獨立，依然成了一個強國。這是工業國不可征服底證明。

而且，就是被征服了的農業國，只要它底工業一發達了或發達到某種程度，它便要求獨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運動，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發生起來的。所以工業是獨立底基礎，立國底基礎。

中國呢？中國只有在鴉片之戰以前纔是純粹的農業國。一般人說「中國以農立國」的話，恰合於那以前的時代。而這一點，正是中國遇着了歐美的工業國就戰敗了的原因，正是中國受侵略變成被壓迫民族去了的原因。但就在這個期間，中國開始發展工業，向着工業國底途中邁進。

「洋務」運動在這裏有劃時代的作用。所謂「洋務」，內容雖包括甚多，要可歸結於工業。我會把洋務運動看作工業革命。這點，在我底「中國底現階段的及其將來」一書上有詳細的解說。所以我們應該明白，中國從洋務運動起，不止看重工業，而且採用機械制度，開始了新式的機械工業。

以後，工業日益發達。並且因此又發展了商業。帝國主義商品底大量輸入，更促進了商業底發達。而農業在這種狀況下又有破產底情形。所以支配我們生活的生產是工業和商業，不復是農業了。事實上，農業已經歸屬於工業和商業。就是主張中國經濟爲「半封建」的人，亦說「貨幣經濟的關係發展，到處已經是用金錢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喫，自做自用」的經濟（自然經濟）」。以前中國底農村經濟大半如此。市場經濟底制度也已經爲統治的制

度，已經籠罩一切，（農民生產品必須出售一部份得了錢再來買其它購置品——洋油、火柴、布匹、鹽、等等）。同樣，蘇聯報紙曾根據這種工業商業底發達，稱讚中國底進步。

這怎能把中國看成是農業國呢？尤其不能看成是完全的農業國。固然，要把中國看成工業國或完全的工業國亦不正確；但它却在向着工業國或完全

的工業國一方面走。它可以說是止在山農業過到工業的一個初期的工業國，幼稚的工業國。工業連同商業成爲了支配的經濟部門。

三、中日工業的比較觀

自然，中國近工業比不上日本，那是很明白的。但誰能說中國近工業一定要發達到日本底程度纔擺脫了農業國底命運呢？中國在農業商業工業三種經濟部門何種佔優勢的問題，其解決方法不在把中國底工業拿去與日本比，而在把中國底工業連同其有密切關係的商業乃至金融拿去與中國底農業比，把中國現在的經濟生活拿去與中國從前的經濟生活比。

如果這樣，中國便具有不可征服底基礎。工業擴大了並加強了它底力量。它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底侵略。於是工業國底不可征服性便保證了中國底不可征服。這是必然的邏輯。

然而工業國與工業國戰，工業比較差的不免失敗，何況中國之爲工業國是幼稚的，僅在工業國底初期，比日本考得多呢？如此，中國必然失敗，因而必然被征服。那末工業給與中國的不可征服性又在那裏呢？顯然是有等於無。

這裏，我們必須明白，在對日作戰上，中國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如果它是一個孤立的國家，那末只用它底工業去與日本底工業一比較，便可斷定中國之被征服。但在事實上，中國有很多的與國。那些與國都因日本侵略中國而與日本對立起來，以致非常幫助中國不可。而它們皆是工業國，其工業底發達大概都超過日本很多。因此，它們底工業變成了我們抗戰底基礎。把中國底工業加上了它們援助中國所需的工業拿去與日本比，那就處於優勢，至少亦不比日本弱。因此，中國在對日作戰上是工業國而非農業國。這一點，有充分注意的必要。

明白了這一點，抗戰所需要的財富和武器，都不會缺乏。在武器方面，中國能夠製造若干。其不

足的，有好多與國幫我們製造。因此，抗戰消耗了的武器得着補充，而巨量的武器好的新軍隊可以建立起來。與國幫我們製造的武器需要錢買一事，亦能應付。這裏須特別明白的，即戰時輸入少，錢流出的亦少；工業乘機發展，可增加財富；而中國生活程度低，建軍出兵打仗都用不了好多錢。因此，就是自己底幼稚工業亦能應付。

至於交通方面，則隨着洋務運動以來工業商業底發達，日益便利。大小輪船很多，航空已經出現，鐵路加上新修的亦有若干，公路尤其不少。至於電報、電話、無線電、郵政等，更是普遍。凡此種種，都把中國底省區聯絡一氣，不可分裂割據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統一戰爭獲得勝利，便由於此。其未統一的，在抗戰以前和抗戰以後，俱相繼統一。中國可說是一個近代的統一國家了。

四、工業促成了我們的復興

工業不止給我們以抵抗侵略所需的財富和武器，而且以便利交通之故，給我們以抵抗侵略所需底統一。這裏，必須知道，如果沒有統一，全國的人力物力尤其立刻用來作戰的兵力財力，便隨着割據局面而分散了，絕不能集中起來。縱令以聯合方式勉強集中，割據勢力以自己一個系統底利益爲主，要保全實力，必然互相觀望，讓日本軍隊各個擊破。所以統一底抗戰條件。這個條件在今天已經具備了。將來，隨着抗戰持久，統一還愈加鞏固。把中國變成一個鐵的中央集權的國家。

進一步說，工業除造出抵抗侵略所需的政治條件外，還造出抵抗侵略所需的精神條件。散處各省區的人口，在工業和商業把各省區聯絡爲一國的情形下，可以成爲一個集體。生活底互相依賴。關係底互相密切。感情底互相融洽，當然把從前雖同血統而實渙散的狀態改變了。民族於是以前新的姿容而

出現。

不僅這樣。滿清底統治和帝國主義底侵略，俱有促成民族覺醒的作用。大家明白自己是一個民族，必須團結起來排滿救亡。而民族在各民族並立尤其遭受侵略的情形下，最容易從自然的存在變成自覺的存在。所謂民族意識，在戊戌變法時代和辛亥革命時代就已出現了。國民革命對於它，更有一種喚起作用和發揚作用。

到一九一八—二〇時代，這種民族意識着新的刺激，加以統一趨於完成，整個的國家行將出現，於是民族思想和國家觀念在每個有知識甚至無知識的中國人底心靈中燃燒起來了。除開社會上自然發展的抗日救國復興民族潮流外，代表民族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更在那裏作有意識的推動。流行一時並流行至今的「訓練」，即是一個證明。

所謂訓練，有軍官訓練、公民訓練、壯丁訓練、學生訓練、僧侶訓練、公務員訓練等。這些訓練，課程不外兩種：政治知識和軍事知識。政治知識底根本精神就在於民族思想底發達和國家觀念底喚起。「擁護領袖」底口號亦不過民族思想和國家觀念底另一形態或其具體形態而已。至於軍事知識則爲實現此民族思想和國家觀念的一種能力。

這種訓練，名稱不一。在當時和現在都做得很多。具有四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把一切成年人和青年男女召來訓練，不能不說是一件大事。這種訓練，除了培養民族思想和國家觀念外，還培養出一種新興的奮鬥精神。在軍官訓練和公務員訓練方面，同樣如此，尤其如此。

這種訓練底大事或壯舉，不僅需要交通便利，而且需要政治統一。凡此，莫不是工業及其連帶而來的商業和金融發達到了形成民族國家統一國家時代的結果。不然，那樣的大事或壯舉是不能實現的。（本節完，全文未完）



異哉所謂邊區政府的常識課本

巢勉之

前天我接到一位朋友自陝北邊區寄來一册小書，叫做『政治常識課本』。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冬學教科書。（按冬學是利用冬閒的機會，教授農民在八十天到三個月期間內學習一點基本學識。）封面上印着『邊區政府教育部審定』，我一看就覺得有點奇怪；因為依照教育法令，教本應該送請國民政府主管機關審核，邊區政府居然也有教育部，居然也代行國民政府的職權，這是一般人所不能相信的；然而事實竟是如此！

據該書編者平智先自己介紹說：『本書的中心內容是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主體的，并配合當前的形勢和任務；不過這當中所包含的材料，是很難使人滿意的。』所謂材料，究竟是什麼呢？我仔細地翻讀過一遍。牠裏面共有二十課，用問答體寫成；每課有一個問題和一大堆答案，所說的都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反覆解釋『民族統一戰線』和『十大綱領』的性質與運用。該書編者深以未敘述『紅軍的勝利』引為憾事，然在最後一課中卻很強調的說：『抗日紅軍是中國人民的軍隊，在軍事上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戰術，發揮了歷年來英勇戰鬥中的豐富經驗，所以他的勝利是有把握的，也是必然原因的』。然在該書編者自然是認為宣傳的責任尚有未盡。

冬學用的 政治常識課本



1937. 邊區政府教育部審定

我在讀完全書之後，覺得誠如該書編者所說：『是很難使人滿意的』。尤其因為牠是個課本，是以教授一般農民的，我不得不摘些出來，供人們公開討論一下。

該書編者在第一課裏劈頭就說：『民族統一戰線，是為着救中國，打日本。因為過去十年來，由於國民黨一貫的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進行反革

而且，近幾年來，國民黨是與什麼人作戰？豈不是與共產黨！為什麼要與共產黨打仗？豈不是為了統一，為了對外抗戰！共產黨假使能在九一八後早些擁護統一，早些跑到、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來共同革命，早些顯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早些實行『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中國何至再有對內的戰爭！日本那敢一再壓迫中國！中國的犧牲，也不至像這次的慘重！——唉！不要說牠罷！反正人民自有公論，歷史自有褒貶的！

在第三課裏該書編者說道：『自民族統一戰線提出以後，國民黨內部也起了分化，國共兩黨也開始進入到談判合作的過程。』第五課裏也說：『蘆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也有了進一步的合作，國共兩黨宣言的公佈，紅軍改編為十八集團軍，各方面的人們都一致的主張抗戰，證明中國南京政府也有了抗日的相當決心。』……照這個說法，好像抗日完全是共產黨主動。殊不知抗日是國民黨的傳統政策。真奇怪，蔣委員長過去對外的苦心，難道還不為人所了解！而該書編者竟說他的抗日是被動的呀！更

命戰爭……結果送掉了東北四省，造成了華北的危機，弄得中國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姑不論這些話的是非及事實的經過情形，該書編者似不應在鞏固統一的過程中，算舊賬，唱老調，煽動農民對國民黨懷着無根據的仇恨，挑動國民黨對共產黨也來算舊賬。共產黨曾一再宣言過：願以言論和行動保證着『精誠團結』，該書編者這樣的開場白，豈不是在爭取廣大羣衆來破壞統一！

奇怪的，是說『中國南京政府也有了抗日的相當決心。』稱『國民政府』為『南京政府』，這已有點失體，而在『南京政府』上面加上『中國』兩字，更不知是什麼用意！

該書編者在第七課裏說：『因為目前國民黨的政權，還是過去的一黨專政的反革命性質的政權，軍隊也是舊的，鎮壓革命的軍隊；所以迫切的需要徹底的來改造政府與軍隊。因此，我們應堅決推動

國民黨政府，徹底醒覺……」在第十三課裏，同樣有這麼一套：「戰爭開始到現在，中國軍隊還未得很大的勝仗，主要的是中國政府方面，還沒有發動全國廣大的羣衆參加；相反的，給羣衆抗戰運動以壓制，使這個抗戰還沒有成爲真正全民族的抗戰，和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各個方面配合的抗戰，更沒有具體的爭取抗戰勝利的政綱，所以現在的失利是必然結果。因此，中國共產黨具體的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爲動員全國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照該書編者判斷，一切錯誤，都是天生屬於國民黨的，祇有共產黨是個「抗日救國」的專家，怪不得坊間汗牛充棟，幾乎全部是共產黨歌功頌德的書報。

但是，我們得請該書編者問問良心，請「邊區政府教育部」問問良心！現政權是全國（共產黨也在內）所擁戴的，難道真的是「反革命性質的政權」麼？中央軍隊爲抗日而傷亡的已在五十萬以上，他們真的是「舊的、過時的軍隊」麼？做國民政府想盡種種方法動員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參加抗戰，難道真的「給羣衆抗戰運動以壓制」麼？這樣血口噴人，該書編者假使還有良心的話，應該自悔失言！但我深恐這不是什麼「良心」和「失言」的問題吧！

該書編者又解釋十大綱領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同點，他說：「國民黨自一九二七而後，早已丟掉了三民主義了，中國共產黨是繼承了中國革命的，她接受了孫中山先生提出來的「容共」一聯俄」「擁護農工利益」的三大政策，但這和國民黨的反革命的三民主義是絕對不相同的。」依該書編

者意見，三民主義有革命的與不革命的兩套，這完全是該書編者在欺人自欺！國民黨現在的三民主義，就是一九二七年前後的三民主義，祇有共產黨人看起來或者有些不同，然而這完全是爲了黨派的偏見！祇是因爲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前容納共產份子，而一九二七年四月是開始清黨而已！

編者最後又說：「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決不是一樣的東西，三民主義也不是永久的東西，但要求得將來共產主義的實現，首先必須採用革命的三民主義來徹底的求得抗戰的勝利。」。「買瓜的不說瓜苦」，該書編者這樣自拉自唱的大說三民主義不好，祇有共產主義才好，這是買瓜者的人情之常，無足深責；但是表面上口口聲聲說擁護三民主義而事實上祇以他作爲一種「策略路線」，在其掩護之下大做其偷天換日的勾當，這是政治道德所不許可的。

總之，這個課本是極淺薄而且極危害統一戰線的東西，爲了團結前途，我們特地加以很客氣的批評。我們從未向人挑戰，因爲我們深深感覺到有關團結的必要。然而我們糾正朋友們的錯誤的勇氣和熱忱，是與追求精誠團結的勇氣和熱忱，一樣的，一樣的迫切。所以對於該書的錯誤，我們希望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趕快加以糾正！如承將改正的經過情形通知我們一聲，我們尤爲歡迎。我們期待好消息的來臨！

地址：保華街特三區

印刷者：漢口天泰印書館

電話：二二九一三

第一次徵文

▲原題爲「我怎樣幫助了這次神聖的戰爭」，此爲錄取的六篇之二。編者▼

在信陽縣黨部動員委員會及河南省立信陽師範民訓隊主持下，信陽的工友戰時訓練，已經實施兩期了。

我是信陽師範的一個學生，在整個學校戰時教育組織活動之下，參加了民訓隊，擔任總務部文書；人力車業工友訓練班組長，並主持研究部工作。在前後兩期的訓練，我都參加籌劃設計及推動各項訓練，計劃和組訓工作。

信陽工友之應受訓練者，約在三千人左右，但因時間及場所所限，不能同時舉行，於是斟酌實際環境，分期實施。參加第一期兩期者，有理髮業、棧業、人力車業、起卸業、屠宰業等五組，共五百餘人，老頭兒小孩子全有，以壯年人爲最多。訓練期間定爲三星期，每日訓練時間爲兩小時，按照各業工友業餘時間而定。

訓練的內容，計有時事報告、政治講話、（包括抗戰問答）軍事訓練、及歌詠等項。訓練的方式，除講演力求通俗簡易，並從工友實際生活出發外，特重個別談話，以便聯絡感情，消除一切隔閡，引起交訓興趣，增加教育效率。本於「幹部決定一切」之原則，對工友中幹部人才之挑選，更十分重視，以便把他們進一步組織起來。由於兩期訓練的經驗，我們得到不少的教訓，增加了很大的自信心和責任心。許多工友們，在開始時，大都抱有畏懼的心理，但經誠懇談話後，便消除一切誤會和畏懼，並說服了他們通曉的苟安心理。他們對於政治軍事全有了個初步的了解，倘若不斷的施以教育，加以組織，在民族自衛解放戰爭中，一定會發生偉大的力量的。



南北四大傀儡組織的剖視

曹沛滋

單靠軍事佔領，並不能算是日本對華的成功，祇有在佔領區域內製造無數傀儡組織，才是她的較大的勝利。

在觀察日本獨霸遠東政策的過程中，剖視傀儡組織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以滿洲來說，在日本的不名譽的統治了六年的期間，她究竟幹了些什麼呢？姑且承認：物質建設是增加了，特別是開拓公路和鐵路；所謂重工業也增加了，在「皇軍」指導下的「繁榮」，至少用了十萬萬日元以上。但是以上的一切，與其說是爲了商業，毋寧說是爲了軍事。軍事上需要築港，也需要把朝鮮鐵路接軌至東滿以達海參崴。南滿鐵路公司就奉命一一做到，資本出自軍事用款、公債、朝鮮國庫。要是爲了商業，這些都是不必要的建設，可是事實上日本、滿洲、和朝鮮的老百姓都挑起這個重擔子來了。

一位著名的德國人，最近在考察「滿洲國」後曾經這樣說：經過六年的日軍管理，那兒已成十八世紀的殖民地化了。日本在滿洲製造一個「地球上的天堂」這一句話，現在證明全是謊話。現在有三千萬中國人民被留在那個活地獄裏，這些人除供「友邦」人編策外，簡直沒有前途。而且經濟壓迫得實在不能過活，有血性的，都去參加抗日遊擊隊。目前遊擊隊人數增加得確實可驚，但日本官方承認說只有一萬人。雖然日軍使着像在非洲叢林刺棘裏捕猛虎的蠻勁兒繼續着「掃蕩」的行動，但得以保全的，祇不過是駐有重兵和憲兵隊的鐵路沿線而已。

嚴格地說；那兒已沒有所謂「華商」了，因爲一切重要的商業和實業的活動，都被日本人獨佔去了，就是零售經營也不大可能。日本人全權掌握着金融組合，中國商人祇能做他的經理人或代銷處。銀行裏的存款也常被徵收去買公債。像這類的事情，已足夠使那兒的中國人起了普遍的仇恨；這「仇恨」火種，遇着機會，就會爆炸並且會燎原。

不久以前，「滿洲國政府」的外交部被清除了，其他各部也被合併了一些，這是使「長春統治」更「日本化」了。傀儡官吏——甚至溥儀的自由權，被限制得像金魚在玻璃缸裏一樣；他們的任何行動，是日夜在被偵察和監視着的。除了軍部顧問所特許的，再沒有任何可做的事了。雖然內部在聯合鬧着整扭，但在被檢查過的報紙上還看不出甚麼消息來。

以上便是「天堂」的真相。

王克敏在北平主催的華北傀儡組織是怎樣的呢？字林西報記者 W. LeWison 有這樣一段報告：

「在自以爲榮的氛圍中，坐在空寶座上的是一些老糊塗蛋，這一批組成了實質上並無頭子的所謂「中國臨時政府」。他們談不上做甚麼，管理甚麼。他們的命令出都門不能過十二英里，儘管他們靠着日軍撐腰，作威作福，人們似乎都不注意那些。

「所謂華北組織，祇不過包括冀東，察哈爾，綏遠。前二個地方被佔估已是兩年多的事，那兒有

「滿洲國」軍隊在衝成着，綏遠是在蒙古雜色軍隊手裏，他們完全站在利害關係上替本身打算，對於日軍的忠誠，是一個可笑的謎，日軍始終祇能保全鐵路線和大城鎮。至於冀中和冀南，滿佈着遊擊隊和武裝民衆，這些都是家破人亡被逼而走上這條路的。日軍要不是大隊行動或用飛機護送着，是常常要被他們襲擊的。

「沿平漢路迤西一直到山西的交通，都發生了問題，遊擊隊常和日軍在山谷裏山脚下廝殺着，幾個星期前，遊擊隊攻下保定南面的望都站，這是在日方公報上所看不到的。

「日軍佔山西是靠不住的，他們祇不過佔着石家莊到太原的一條線，可是那交通要道已夠困難了，第一是那條路的軌道異常狹窄，車頭和車輛多半被中國軍隊帶走或破壞了，短期間內萬難完全通車；其次是那條路要穿過無數綿亘不斷的山谷，這中國人坐在山上，可把大石頭滾下來阻塞修軌工人的前進，並用機槍掃射那車子裏所裝載的。

太原府、榆次、太谷等城算被佔據了，但被佔的，「城」而已矣。因爲四郊有便衣隊，倭軍不敢出城一步，號稱有十五萬居民的太原，回來的充其量不過三萬人，太原是一個「死城」了。」

美國 Asia 雜誌 A. W. Caniff 在「中國的傀儡組織」一文裏說得更清楚：

「日本在長城以南製造傀儡組織的作用，是欲藉以欺騙世界觀聽的。一切爲了反共，是把中國當作「遠東西班牙」；成立政府是表示日本已有了勝利，希望在聯合反共陣線下打擊國民政府。

「其實，中國一點也不像西班牙，單就聲勢來說，西班牙國民軍多少還有些實力，而中國所謂自

治組織裏，沒有一個有勇氣的人，能佔着重要的位置，能指揮調動軍隊。一切仰鼻息於日軍，在「滿洲國」和在華北都是一樣。」

作者又把「北京臨時政府」裏的要角，（見另圖——編者），逐一介紹如下：

內務部長是王揖唐，他本是一個老派軍閥式的政客；但很希奇的，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的日本朋友要比中國朋友多，這是他常常引以自豪的。他是安福俱樂部創始者之一，在德國和日本學過軍事，做過徐昌的軍事參議；日俄戰後，也當過滿洲總督。袁世凱在經略打擊國民黨時，他參與機要，在國會裏經過吳佩孚。因為他的政治慾望高，他自信可把揮着「安福」政治。而原諒款，「小」徐和日本在四國銀行團裏佔了上風，都是他的奸計得傳，做足了日本人的陰謀工具。因為他巧於運用政治技術，所以雖然自一九二五起國民黨已是聲勢赫赫的時候，他還在平平安安地活着。

「長官司法和行政的」王克敏，是在今年已過了七十歲，他是有名的學者和司法界的老前輩。他做過北京政府時代的大理院審判長，後來也當過司法總長，晚近在北大當教授。這許多年來，他的收入靠着翻印中國木版古書，（當古書賣給日本人，賺了不少錢）；他並不以月得五百元教授薪俸為足，還開辦書舖子大撈油水。他近年來最不耐煩的，是所謂「古書思想」，到現在算是迴光返照。有人說北平似組織有了康王克敏是不祥的預兆，因為他們倆的眼睛近得幾乎要全瞎了。（請參看前王二好同照片）。

「王克敏是個「理財」的能手，在日本住過好些年，做過中國留學生監督，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七

年做過駐東京領事。一九一七年當了財政總長兼中國銀行行長。兩年前在他主持下的華北政務委員會裏，他做過兩個月的不朽傑作。據說他貪官勝過貪錢，他有很大的家產，這些都是他的祖宗做貪官污吏刮積下來給他的來造孽的。



上圖 一·齊燮元 二·王克敏 三·江朝宗 四·蕭康 五·湯爾和 六·王揖唐 均係所謂「臨時政府」的要角

氣的。這次他出山，顯然是受了王克敏和王揖唐的敦促。正像王克敏自以為標準宿儒一樣，他自認是標準留學生的代表，其實他們倆都是反動的華北政局下的無恥的東西。

「要配齊這齣傀儡戲，得要一個負責「公安」的人，那便輪着齊燮元了。他在一九二四年聯合吳佩孚倒過張作霖，他幹過不少年的江蘇督軍，革命勢力把他推下台之後，一九二七年他就逃到日本。

「在一羣老朽中比較不甚老的是高凌濤。他現在做了天津市長兼河北省省長，從前是當過教育和財政廳長的。辛亥革命後，他在天津從事銀行事業，以後當過農商次長，也當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的內閣總理。直至一九二五年學生愛國運動勃興，他被打下台，這十多年就沒起來過。

「還有一個安福俱樂部創立人叫做朱琛的，現在也做起法典總編纂了，他自然是王揖唐的老朋友，留學過東京帝大，學過法律。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當司法總長，後來，因為安福系倒台，他被下令通緝才逃到天津日租界。

「黨安福系捧上台當選一九二八年的大總統徐世昌，本是清廷遺老，是一個毫無力量的道地傀儡。他今年已是七十九歲了，聽說他在這次滑稽劇裏有被選着當頭目的可能。

「另一個有當頭目希望的便是曹錕，他今年是七十五歲了。誰都知道他是花了一千五百萬塊錢賄選當過總統的。一九二六年馮玉祥倒戈佔領北京把他捉住過，後來他逃到大地去。

「有副座呼聲的是吳佩孚，他有過「不愛錢」「不入租界」「不逃日本」的美名，但他的「武力統一」是「致失敗的錯誤。人們相信他這次還是

能愛國，或能拒受逆命；原因不是他不肯拿名譽和身份去冒險，乃是這種職位是極不安穩的。滿洲境內的義勇軍風起雲湧，華北的愛國怒潮日益澎湃，這樣的局面，對於偽組織前途是不會太平的。」

R. Swellhand 在上海無線台裏也報告過：

「所謂北平、上海、南京等等偽組織，參加的雖是二流以下的傀儡，這些人可分做三類：第一是些書獃子和老官僚，第二是些「小有才」的日本忠實走狗，第三是些蔡木已拱的老傀儡。以上一羣常被稱做 *Cheshire Cats*（按即有名無實始終露齒而笑之人），他們寸步難行，完全靠着日軍的槍刀保護監視着，從事於世界上最下賤無恥不能見人的職業。……所謂「北京臨時政府」，現已派有領事在朝鮮，日本人強逼着那兒的華僑辦歡迎，掛起五色旗來……時候也許到了，在日本的「一口鐘」遮掩下的傀儡政府，會得接收租界，霸佔關稅，像以往在「滿洲國」和「冀東」一樣。到了那步田地，世界列強不能再說不關緊要的了。」

日本人製造的南京傀儡政府，本定於四月一日成立，因為這天恰巧是歐美人的「萬愚節」，他們似乎曉得忌諱，不願人家喊「阿魯」或「呆子」，所以就提早於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揭幕。（南京傀儡政府成立紀事請參看本刊第十四期）。幕場的角色，也有介紹的必要。

偽組織的組成份子如下：

一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主席」——缺。

行政院院長梁鴻志，福建人，五十五歲，曾在北京政府任要職；一九二四年段執政政府秘書長，安福系蚌埠時逃避北京日本領事館內；國民政府成立後，未曾作官。

司法院長溫宗堯，廣東人，生於一八七六年。美國留學生，曾於一九〇八年任駐西藏拉薩代表。參加過辛亥革命，做過京滬外交特派員。

立法院院長——缺。聞爲章士釗保留。章爲湖南人，法學家，英國留學生，曾任段執政政府農林及教育部長，近年來在上海執行律師業務。

內政部長陳羣，一八九〇年生於福建，日本留學生，曾任廣東軍政府大本營秘書，國民政府國務院秘書主任，一九二七年白崇禧將軍指揮之東路軍政務部主任，同時兼上海軍法處處長，後又任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近曾在上海執行律師並任正始中學校長。

財政部長陳錦濤，廣東人，生於一八七〇年。

曾任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財政部長，次年，派往歐洲任財政專使，一九一六年段執政政府之外交部長，一九二〇年任廣東軍政府財政部長，後又任北京政府財政部長，旋因貪贓被拘押，近曾任南京國府幣制改革委員會主席。

外交部長陳籙，福建人，一八七八年生。留法得法學士學位，在中國外交界服務多年，曾任一九二〇年外交次長，一九二〇——二七年駐法公使，因親日在巴黎被留學生毆打，自一九三六年以來即任國府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副主席。

交通部長由梁鴻志兼任。

教育部長陳則民，蘇州人，五十八歲，留學日本，習法律，本在上海做律師，中國軍隊撤退後任蘇州維持會會長，傳陳爲松井之同學，且有日籍之妻。

實業部長王子惠，據說是台灣人，日本同盟社說他曾任革命軍領袖，做過國民革命軍副司令，中日經濟研究會會員。

防務部長——因周鳳岐在上海被刺後暫缺。暫署防務部長任援道，江蘇宜興人，四十八歲，曾任軍職及北平警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

受命任次長者僅有四人，即實業次長沈鴻烈，曾任張學良秘書，兩年前任北平財政部印刷公司主任；內政次長夏奇峯，在中國外交界任職多年，並在日內瓦國際聯盟情報部服務甚久，近曾任南京國府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財政次長嚴家熾，前江蘇財政廳長；教育次長顧泮然（？）。

上海市長或將由內政部長陳羣兼任。號稱爲肥缺的上海海關監督一職，已爲唐紹儀之婿，前駐挪威公使諸昌年保留，但諸現在香港，並聞已否認與偽組織有勾結。

陳中孚是此次南京偽組織活動的「名人」，但他並未得到一官半職，這是很奇怪的。前傳陳已內定爲行政院長，並傳梁正在東京協商此項問題。

上海的一「大道」政府，照「皇軍」的原旨，先籌政三個月，祇是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中國人，所以還是偏促在滬東。「大道」頭目是個台灣籍的毫無名望的小子，（按即蘇錫文），連中國話也講不上三兩句，真的，所謂「大道」政治，不過是「一團黑暗」而「無法無天」罷了。

北方似乎在嚷着要一個真正全國性的傀儡組織，並主張以「北京臨時政府」來充任，而在南方的日軍則亂揮他們那個「維新政府」。且不管這裏面有否裂痕，但這批漢奸，都是罪不可赦。正是：

自古奴才多彥俊，而今手法又翻新；

江山賣罷販人肉，送盡靈魂答知恩！

（參考密勒氏評論報八十四卷一期，五期，及亞細亞雜誌本年三月號）



英意協定及其影響

胡秋原

英意協定業已簽字了。條文已登報上，不必細說。這協定據說還有秘密協定。這且不管，但就其表面文章看，其內容的要點，可以略舉如下：

(一) 兩國在地中海的勢力維持現狀，互不侵犯通商自由。

(二) 意國不再在亞非擴張勢力。

(三) 在西國內戰結束後，意國撤兵。

(四) 英國向國聯提出取消不承認意併阿國的義務，意國承認英在查那湖的權利。

(五) 以上實行後意國加入英法美海軍協定。這協定，英國向意讓步，同時意也向英國讓步。而意讓步，將犧牲阿國，而甚至於西班牙政府。爲什麼英國向意讓步呢？主因：

第一、過去地中海，英國的世界交通孔道，全在英國霸權控制之下。而今日意國海軍空軍已經足以隨時威脅英國。現在意日聯合對英。萬一日本侵犯南太平洋，而意國橫行於地中海上，有使英國有顧此失彼之危。

第二、意德軸心，互相策應。如意大利進一步在歐洲有所動作，例如更大規模進攻西班牙，英國亦有無可奈何之勢。

第三、法國關心的是自己。法意失歡，由於英德。今德奧合併，法國大感威脅，也希望與意妥協。

但意國何以向英讓步呢？主因：

第一、目下意國經濟恐慌萬分，急待國際借款，而如無國際借款特別是英國借款，吞阿以後，亦無法「開發」。

第二、意國可以流氓行爲威逼英國紳士，但紳士今日實力已有進步，意國真正與英衝突，英國無利，更非意國之福。

第三、德奧合併，固基於德意之諒解，但此局既成，意國之損失莫大。如西班牙事件一時不能解決，意大利真是爲人作嫁，賠了夫人又折兵了。於是而有英意協定。

我曾在時代日報上說英意協定只有萬金油性質，只能暫時和緩英意衝突與歐洲陣痛，決不能解決英意衝突。但是，一切國際條約，恐怕也都只有點萬金油作用而已。

這英意協定將有何影響呢？

第一、這協定如前所述，足以暫時和緩英意衝突。

第二、英意協定已爲法意談判開門。法意關係自更比英意關係容易「調整」。

因此，第三、所謂德意軸心自將比以前鬆懈。但英國不愛德意軸心，也不愛法蘇合作，不愛法國人民陣線政府。所以，

第四、英法已在開始談判。這是英國安法法的心，企圖以英法爲中心，担保西歐安全。

而第五、這樣一來，是德國與蘇俄都將顯得暫時孤立。但英法談判之後，自仍有英德談判。

但這樣一來，第六、似乎英國是給德國以東進的機會了。且英國已經聲明不對捷克安全負責。

不過，這一趨勢，或這一運動，還是有極大困難。因爲英意協定之實行，要在阿比西尼亞問題和

西班牙問題解決以後。意併阿之承認，西班牙叛軍之勝利，都還不無問題，特別是西班牙問題，佛蘭科之勝利並無絕對把握。而且，法國也是不願看見西班牙之全歸於佛蘭科的。而在這個期間，如有其他事變，又足以搖動歐洲。此外，即令英國担保法國安全，法國決不願失去蘇聯友誼。而法國與蘇聯決不會坐視德國之侵捷克。倘若德國侵捷，歐洲還是大鬧亂子，而東歐之火，也無法不燒到西歐。不過，目前歐洲之暫時安定，還不是絕不可能。因爲：

第七、阿國承認問題，在國聯行政院一百零一次會議中大概將以個別承認方式解決。我曾在時代日報上推測，國聯將做各國個別援華之決議，解除不承認之束縛，建議由各會員國個別考慮意併阿承認問題。國聯即遷就強者，大概決議也不會超過這辦法以上，蘇聯當不致承認。但按過去取消對意制裁時蘇俄亦不反對之事，如僅係個別承認之決議，蘇俄大概也不會堅持反對。

第八、但西班牙問題則無如此簡單。目下叛軍雖頗佔優勢，但政府軍仍在堅強抵抗。要想消滅政府軍，不是易事。固然佛蘭科與英國已有接洽，但英國也未必要願佛蘭科因意國之助而統治西班牙。過去英國曾有以三者組織西班牙政府運動，但未成功。如政府軍還有很強的力量，也許英國要來「調停」西班牙內戰，而比較可能的方法，恐怕是分成兩個西班牙，而在中間建非武裝區。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政府軍不能抵抗，那自然又談不到了。

第九、然在目前情勢之下，歐洲火藥庫是捷克。但如果意國不與德國以支持，德國一時或還不至動手。

所以，英意協定固談不到能夠澄清歐局，但暫時稍爲安定歐局一下，是可能的。



國聯討論阿比西尼亞問題

薛光前

四月二十日海峽報社論曰：一國之外交，決不能離開國際之環境。至哉！外交策略之必須以適應國際環境為首要條件也。國際環境，變化莫測，外交策略，亦唯有因時制宜。英國之所以運用國聯力量，對義實施制裁於先，而終復鑿鑿解鈴，自行宣告撤銷於後；乃至最近為修好於義，以承認義大利帝國問題，提交國聯行政院討論，均無非由於環境之推演，為適應本國之外交策略，不得不然耳。

國聯行政院，對於此事，已決定於五月九日開會。中國固有東三省偽組織關係，對此問題，為顧全特殊立場，不能不慎重考慮。雖中央當局，對外交之籌維運用，早已具有一貫之方針，而對此次國聯討論之議案，亦必有其盡善之對策，無須吾人臆測過慮；顧吾人以為對此次國聯討論之問題，在法理上有不能不加注意者二：

甲·此次英國所提出者，係屬建議性質。請求理事會，將阿比西尼亞問題，列入議程，就現在「變態情勢」，加以適當處理。故實際上此次國聯討論之對象，非為承認義大利帝國，乃為恢復會員國自由行動問題。是以投票反對者，固不束縛其將來承認之權，而投票附和者，仍復有其不承認之自由。故會員國自由行動為一事，承認帝國又為一事，當不可，且不能，混為一談。

乙·當一九三六年七月國聯決議關於阿比西尼亞問題時，僅屬一種間接聲明，附在改進國聯盟約的實施方法的建議之中。略謂：大會堅持國聯盟約

之原則，「擬以武力解決領土問題」，故其所謂否認義大利合併阿比西尼亞云云，實為間接又間接之一種說法；較諸一九三三年二月關於不承認東三省偽組織之決議，其措辭直率堅決，殊不可同日而語。此點在法理上頗有出入，但事實上每易為人所忽視，因表而出之。

基於以上二端，可見中國對此次國聯討論阿比西尼亞問題，其處境至為自在，並非有為外界想象之困難。蓋在一個人揣想，以為此次中國荷一口輕易附和，無異即屬承認義大利帝國，即屬抹煞自身立場，更激言之，即屬精神上對日寇屈服。故無論如何，應毫無疑慮的加以反對。殊不知此次投票對象，事實上既僅為各國自由行動問題，且上次大會對阿比西尼亞之議案，與對不承認東三省偽組織之決議，又迥然相異；故中國此次所持之態度，無論採何種方式，苟能正式聲明，義阿情形，決不能牽涉遠東，則吾人在法理上仍有其堅決鮮明之立場，而在行動上仍有其綽然裕如之自由也。

中央對一切外交之策略，必能外適國際之趨勢，內應環境之需求，而籌劃周詳，務使進退咸宜；顧余所不能已於言者，此次國聯討論此事，正英義法義邦交改善之際，凡所決定，直接關係歐局之動盪，間接影響遠東之呼吸。吾人善用之，足以自謀；不善用之，轉足以貽害。因就法理上有足為吾人研究之價值者，聊申管見，以供國人之參考。

廿七、四、廿四、

這對於遠東有何影響呢？

第一、英意接近，自是日意同盟作用之減輕。東京對這協定不起興致，即是說日本對這協定不高興。固然這協定影響很複雜，但日寇不甚高興的事，我們當然不必不高興。如說這協定能使英國在遠東自由行動，那還太早，但這協定能增高英國在遠東說話的地位，是無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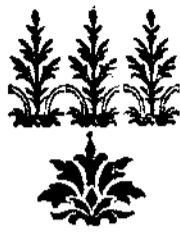
第二、但這協定的結果將發生各國個別承認義國併阿問題，這對於我們不無精神損害。我們對這問題應取如何態度，國人頗有所議論，我們相信政府能善處這個問題。我在時代日報上也說過對這問題的意见。簡言之：

第一、我們中國決不能承認義國併阿。而其方法即不換駐意大使，大使不去，即用代辦代辦下去，換言之，即不遞新國書。

第二、如國聯行政院建議各國普遍承認，（這應該不會），中國在行政院中當然投反對票。

第三、如行政院中建議各國個別承認，而此議決在行政院中無一票反對，則中國一國亦不必阻止之。（因如中國反對，議案即不能成立）。因得非意大利不足惜，而因此事使英法渴望之歐洲苟安不能實現，大可不必。因歐洲不生不死之局，最於中國不利。所以，如果如此，中國不妨棄權。但應申明棄權。此聲明不可公開涉及偽滿問題，而只集中於這一點：「中國因忠於國聯盟約，決不承認以武力造成之任何局勢，然希冀歐洲和平之中國，對於一切友邦所公同同意而不拘束中國在內的會員國之個別行動，中國無意用其應有之力量加以阻止。」總之，中國自己承認是一事，是否須反對別人承認又是一事。我們自己無論國聯決議如何，決不承認；但同時，如無第二國反對，中國一國也必一定阻止他人承認；這應是我們的立場。

四月二十三日



精神決定戰爭的勝負

丁雲亭

精神支配物質，物質幫助精神，二者相互為用，不可分離，有物質沒有精神，物質便成廢物；有精神沒有物質，精神無所施展。所以精神和物質，應當並重，乃屬定例。

但精神發自腦海，奧妙莫測，變化無窮，由思想做成計劃，由計劃推進行動，精神所到的範圍，就是物質運用的範圍。精神愈健旺，計劃愈周密；因為計劃周密，而物質的運用，也就愈加巧妙，事業的成就，也就愈加遠大。至於物質本身，乃無機體，不論天然人工，必須依附人的精神，方能表現妙用；若沒有精神去策動，一切物質，均成死體，所以精神能創造物質，物質却不能產生精神。

但精神的意義，最容易被人誤解一時的情感衝動，外強中乾，那不是真精神。譬如以作戰的真精神而論，必須以愛國心為源泉，以智仁勇為依據。有智方能多算，有敵而不制於敵；有仁方能為三軍愛戴，萬眾所歸心；有勇方能犧牲冒險，不屈不撓。帶兵的人，果能本此三點，訓練官兵，大家分憂共患，同生共死，明其賞罰，嚴其號令，使兵聽將意，將識士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以我優點，補我弱點，避敵長處，攻敵短處，使敵人的長處無從施展，而我們的優點可儘量發揮。果能運用到這種妙境，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敵人的槍械，會變成我們的武器，敵人的糧秣，會變成我們的給養。即或陷於亡地，力戰可以不死，陷於死地，死戰

可以得生。

自古迄今，以精神克服物質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湯放桀，武王伐紂，論物質則紂比湯武強的多，但一經會戰，便土崩瓦解。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於咸陽，民間幾乎沒有武器；但是一經陳涉發難，使斬木揭竿，橫行無阻，秦兵的鈞戟長鐵，敵不住民衆的鋤耨白挺。唐代安祿山作亂，張巡、許遠以萬人守睢陽，尹子奇先後率眾數十萬圍攻，糧械兩缺，又無援兵，物質缺乏，達於極點。官兵火食，初則每日給米一合，繼以茶紙樹皮充飢，繼而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不得已殺愛妾食士，以勵軍心。困厄至此，巡遠始終苦撐，以疲敵之卒，禦方張之寇，經過四百餘戰，苦守十閱月之久，擒賊將一百一十餘人，殺賊兵十二萬人，卒得保障江淮，復興唐室。五代時，晉將符彥勳率眾經略北鄙，被戎人十萬圍困中野，無水無糧，勢將就斃，彥勳以殉國大義，激勵將士，卒能擊潰戎人，殺出重圍。甲午戰役，清廷的陸海軍，亦有相當規模，尤其海軍有軍艦八十一艘，比日本的三十二艘當然優越；但葉志超衛汝貴等，貪諛怯懦，遂招慘敗。革命軍推翻滿清，槍械子彈的缺乏，比清軍真有霄壤之別，然終以百折不回之精神，建立民國。歐戰時，塞爾維亞以四百餘萬人口之蕙爾小國，與人口五千萬之奧匈聯邦抵抗，奧軍雖有飛機大砲，威脅塞人，然塞人賴「大塞爾維亞」的精神

，毫不畏懼，在第一次交戰，便能大勝奧軍。又塞爾維亞戰役，即登陸生俘俄軍九萬人，世人皆知俄軍戰略失敗，殊不知俄軍精神渙散，實為致敗主因；當時俄國政治黑暗，黨派複雜，既經加入協商，又有人左袒同盟，意見紛歧，影響軍心，又加教育落後，缺乏愛國思想，所以一遭困厄，即繳槍降服。由以上實例，可證明有物質沒有精神，一定失敗；有精神缺乏物質，尚可成功。

現在我們對日抗戰，「唯武器論」者，遇到失利，不是歸咎於飛機擾亂，就是歸咎於大砲轟炸，忘却了戰爭中的精神要素。我們的國家，自開始抗戰，纔得到全國的統一，軍隊也是從抗戰以後纔劃一系統，為期甚暫，進步須時，過去的積弊，尚未廓清，新的精神，未臻雄健。稍假時日，已往的積弊，改革淨盡，新的精神必然蓬勃發揚。所以中日戰爭，第一階段雖然失利，第二階段必然成功。不要苦悶，不要悲觀。敵人物質的炫耀，敵不住我們精神的堅凝。望我全國將士，把握住自己的心靈，淬勵奮發；光明的前途，已經不遠了。

為鼓舞青年作家

徵文啓事(六)

本社為鼓勵青年無名作家之作文興趣，特由本社社長陶百川先生每月捐洋四十元，每期舉行徵文一次，每次錄取一二篇，每篇致酬二元至十元。茲將第六次辦法揭露於後：

- 一、題目：「對於本刊的批評和建議」
- 二、字數不拘；五月二十三截止。



蔣委員長在日本

——「蔣介石將軍」英文傳記之一章——

鶴雲譯

蔣太夫人對他抱有很大的雄心——和約翰孫的階級一樣，「她有太多的實際的智慧不致以她的兒子而自負，可是她知道他的價值」。很可能的，當他決定不做學者的時候，她曾感到失望，但是她十分同意於他的投筆從戎，因為當蔣委員長在日本學軍事時，她仍繼續供給他的經濟。

蔣委員長在一九〇六年五月，說離普通學校生活，到日本去研究軍事學。在那裏，他第一次遇見著名的革命領袖孫其美先生，並由陳先生介紹他從事革命活動。但是中國學生須經政府介紹始准入軍官學校；因此他就回到中國，開始預備保定軍官學校的入學試驗。一九〇六年，蔣委員長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保定軍校，除去他，每一個學生都有一根辮子。這事自然引起了學校當局的注意，但對他也並沒有什麼懲罰，雖然那時沒有辮子便是表示有危險的思想。

二十五年時蔣委員長的



蔣委員長在保定軍校，他並且說：那一塊泥土好比是中國，四萬萬人民就好像那塊泥土裏的四萬萬個細菌。這個含有侮辱意味的比喻，觸怒了蔣委員長，他很快的跑向那

有一天，一個日本教員的侮辱舉動，引起了爭論。這個日本人在講授衛生學的時候，把一立方英尺的泥土攪在棹上，指着牠說：牠含有四萬萬個細

菌。他並且說：那一塊泥土好比是中國，四萬萬人民就好像那塊泥土裏的四萬萬個細菌。這個含有侮辱意味的比喻，觸怒了蔣委員長，他很快的跑向那

，但是蔣委員長鎮定的答道：「我想知道一下你的比方是不是合適。你不應當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而再提出另外一問題」。這個被駁倒的日本教員，不能回答了，可是後來他要求保定軍校的監督嚴厲的懲辦蔣委員長。不過監督知道這是日本教員的錯誤，因此他僅僅輕微的責罰他一下。

在保定軍校，蔣委員長十分努力的研習功課，他的熱心和才幹，很快的得到了教員的讚許。他在一年內的進步之速，竟使他被慎重的選派為有資格到日本去對軍事科學繼續深造的學生之一。

一九〇七年蔣委員長到達日本，他就先上東京的軍官預備學校，這學校是中國的軍部特別為使中國學生預備將來升學日本的軍官學校而設立的。在那個學校裏，他起初覺得對於較少而新奇的伙食，很不容易習慣。這時他才知道日本人的伙食，是一兩碗米飯，一點點魚和一小碟子蔬菜或蘿蔔。我們可以推測這決不會使他吃飽，可是他決意使他的身體適合新環境。用束緊褲腰帶的方法，他漸漸的習慣於菲薄的伙食了。從那時起，他吃飯的分量就不多；因此就沒有因飲食過多而發生的疾病。

那時候有六十多個中國學生在日本學軍事學，可是蔣委員長顯示着與他們沒有真正密切的關係，我們上文所說的他在浙江求學時的寧靜冷淡，在東京時尤為顯著。幾個不了解他的同學，對於這一點非常恨他。他們誤以為蔣委員長的不喜歡謙和的態度，乃是由於他的驕傲。從幼年起，他都是積極的，並且不肯荒廢時間，雖然他並不反對娛樂。

一九〇九年蔣委員長畢業於軍官預備學校，加入日本陸軍第十三野戰炮隊，做一個日本陸軍

大學的預備生。他在砲隊裏，很艱苦的服務。冬天是嚴寒的，可是他老是很快的跑出來上早操；操場上時常有厚厚的雪。這些時候，蔣委員長做着一個普通徵募兵的所有的工作，從照料馬匹到擦黑皮鞋。他使自己習慣於困苦，因為他知道他將來在戰場上要遭受更惡劣的情形。

這個時候與蔣委員長接觸的日本軍官，對於他並沒有什麼印象，除去他很願意受嚴格的訓練以外。NEZUMI將軍，那個時候是第十三野戰砲隊所屬一師的師長，前幾年發表幾個關於蔣委員長的回憶，他說：「那時我做夢也想不到蔣會得到這樣高的位置。當我最近問他的先前的聯隊長的時候，他說他已預料到蔣會有所作為，可是他從來沒有想到蔣會成爲歷史上的偉大人物。」

「我自己也奇怪：爲什麼一個平凡的學生會成爲偉人。最後，我偶然得到了答案。一九二七年：他在中國辭去政府職務後，便到日本來。有一天下午，我請他吃茶點，以會晤他以前的聯隊長，蔣穿了便衣，看了像一個青年外交家而不像偉大的軍人和政治家。他還是把我和其他的客人稱呼爲他的高級官員，雖說他自然的知道我們那個時候已經沒有權力要他這樣稱呼了。」

「當他未離開日本以前，在一張紙寫了四個字並且用了他的印。意思是：『對於教師的訓誨不要忘恩負義』。我曾經幫助過不少的中國人，但是他們沒有一個能夠比得上蔣，就是到此刻，他還沒有忘記我在許多年前給予他的幫助和仁愛。所以我的結論是：一個從前在日本求學時沒有顯示過什麼特異的光芒的少年學生，所以能得到現今的位置，

大半是由於他這種性格中的特色。

「一九二七年當他到日本的時候，他是被籠罩在政治風雲的下面，但是他的心裏還有將來的高大的雄心和希望。他僅僅是在等着好時機的到來。我將永遠的尊敬蔣，一個尊重友誼和仁愛的人。」

蔣委員長，無疑的很熱心研究所有在日本能夠學到的軍事科學，並把他的許多時間，與以推翻滿清爲工作的中國革命黨人，消磨在一起。他是一個同盟會的會員；同盟會隨後改組爲國民黨。他的介紹人是陳其美先生，這本書裏已經提到過的著名的革命英雄。

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東京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會見。這事發生在同盟會的一個會議席上，那時候，沒有一個藝術家把偉大的創造主義者和同樣偉大的實行家的有歷史意義的聚會留下不可磨滅的紀錄；這誠是一件大憾事。兩個人都很客氣，孫總理好像立刻感覺到介紹給他的這個熱心的青年，當革命需要有所行動時，一定能夠實施革命。在孫總理發表過一個熱烈的演說以後，蔣委員長和他暢談已經計劃妥當的革命。孫總理對他的印象的深刻，可以由那個時候他對陳其美先生說的話看出來。他說，意思是指着蔣委員長：「那個人將要成爲我們的革命的英雄；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之中，我們正是需要這種人。」

在那個時候，他是正在有意無意的訓練着他自己以盡他在將來革命爆發後的責任。他不斷的思索着在他的有思想的腦子裏穿過的計劃。他有青年的自然的耐煩性，他亟欲有所舉動。他在日本所停留的四年半，起初在軍官學校，隨後在一個砲隊裏

受訓練，實在沒有荒廢掉一點光陰。不過實際利用他所得到的知識和他的天性的愛國熱誠的日子，似乎離得很遠；可是不久，他就把他最可愛的願望實現了。

推翻滿清的第一聲，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爆發，但在東京立即聽到回聲。時機到了，蔣委員長和張羣（一九三五—一三七年的外交部長）以及另外一個學生，請了四十八小時的假到東京，在那裏他們湊集了幾百塊錢的路費。他們買了勤身價錢便宜的便衣，穿在身上，以避免憲兵的注意；那時憲兵已經接到命令去逮捕他們，因爲假期已滿，他們還覆有回到營盤裏去。在他們剛要乘船回到中國之前，他們把制服和劍用郵包寄回給聯隊司令部。

我們要求讀者的

幫助

- (一) 我們要求讀者幫助的，祇是長期訂閱「血路」。
- (二) 訂閱價目：半年一元，全年二元，郵費在內。優待學生及職工，八折計算。(郵票代現，以五分及一分者爲限)。
- (三) 介紹親友試閱一個月四期，祇收一角。
- (四) 將來本刊不幸停刊，所有定戶餘款，由本社社長陶百川先生擔保退還。
- (五) 長期訂戶得享下列利益：(一) 人事及學術諮詢；(二) 委託本社代辦書報；(三) 七折購買本社叢書；(四) 參加讀者交誼會或其他社會服務活動。
- (六) 請向漢口雲樞路麗華里五號本社直接訂閱。



一顆人頭 (街頭劇)

何公起

人物：

李志新 (被敵機的炸彈轟炸後，肢體已不知飛到那裏去，這兒只剩下他的頭顱。)

他的友 (中年男子)

他的妻 (中年女人)

其他被炸傷的男女十餘人。圍立旁觀者數十人。

(當殘暴的敵機發狂似地轟炸後，這兒十字街頭，躺著十餘個死了的，重傷的男女。呻吟聲從未死者的嘴裏響出來；流血滿地；四圍站著一圈人，其中有些在僵著腰，從死屍，傷者堆裏，找認他們的親族或朋友……)

我認者 (驚喊) 啊！一顆人頭！

旁觀者 (不約而同地) 啊！一顆人頭！

(果然，在一個被炸死者的旁邊，大家看到了一顆血肉模糊的人頭——演劇者注意：這自然是假的——或以木製，或以布縫，但總要弄得非常像真。)

我認者 (用手撥著人頭，使牠的臉朝著自己) 一個男人的頭！不是麼？(問著旁觀的人們。)

李友 (從人叢中衝向前去) 啊！這

是李志新的頭嗎！我的朋友！

李志新。(顛抖地捧起頭來) 志新，志新，你怎麼會……咳！可殺的日本鬼子！志新，上一個月我接到你的來信，說是已經離開北平，平安地到了門口。(如在漢口演這劇，就說漢口，餘類推)。

我正要來找你，想不到就在這裏碰到你；想不到你只剩了這樣一個頭！你的臉色這樣慘白，你的眼皮緊緊的閉著……(說到這兒，身子搖晃着，有點支持不住的樣子；但一下又突然自己驚醒自己) 我要找我的夫人去！

我要找你的孩子去！我要把你帶給他們去！可憐的女人，可憐的孩子，他們突然看見你這個樣子，她們會驚倒，痛倒！(從衣袋裏抽出一方手帕，把那頭顱包起來，但是因為心亂手顫，包得不牢，剛提起手帕，頭就從手帕骨碌碌滾下地來。)

幾個旁觀者 (看到這狼狽的樣子，嗤嗤地笑了。)

李友 (悲憤) 笑？在這樣的時候，還笑得出來？誰能料得到你們的頭明天不和他的一個樣！

另幾個旁觀者 (同時走上前來) 先生，我來幫助你把包起來。(七手八腳把他包好了，交在李友的手裏。)

李友 他的屍身不知道還找得到，找不到？

另外幾個旁觀者 我們找去。(一會兒就回來了，這個說：「一點也沒有」；那個說：「一點點陰影也沒有」。)

李妻 (突然遠遠地一邊呼喚，一邊奔來。)

志新！志新！這傢伙，怎麼警報解除了許久，還不回來？孩子等着你吃飯呢！志新！志新！

李友 (悲憤地。)

李妻 你是王先生。(急急地追問。)

怎麼？志新怎樣了？志新怎樣了？

李友 你不必再找他了。(把手巾包呈在她的面前。)

這裏面就是他……(把手巾包接過來，顛抖地解開。見了丈夫的頭，急痛地暈倒下去……)

李友和旁邊的幾個人 (連忙扶住她)

李妻 (漸漸地張開眼睛) 志新……志新……(突然) 我，我，我跟你一同去！(拼命掙脫了旁人的手，奔到路旁的短牆邊，發瘋似的要把自己的頭向牆上撞去……)

李友和旁的幾個人 (急急拉住她，離開那牆。)

李友 (正言厲色地) 李太太！想想

你的責任！這是你死的時候麼？這是你死的地方麼？志新給東洋鬼子炸死了，我們就應替他報仇！我們不但不應該尋死，而且應該竭力叫自己活着。多活一分鐘，就多一分鐘報仇的機會。而且你還有孩子，這是報仇的種子。我們要保存這種子，培養這種子，叫他幫着我們，一同來報仇！

李妻 (咬緊牙齒，握緊拳頭，淚潸潸下) 是的，我要報仇！新！我要替你報仇！(狂喊) 我要報仇！

(全體合唱：)

報仇！報仇！日本鬼子，你殺死我們的伯叔兄弟！你強姦我們的母親姊妹！我和你不共戴天！我要斬斷你那血腥的手，我要砍去你那凶惡的頭，我才肯罷休！

戰局

魯南二次會戰展開

敵趨重右翼侵入臨沂郯城
我猛烈迎擊固守台莊郯縣

楊家麟

神已超過攻擊的力量，故在敵援軍未大量集中以前，或孤軍深入以後，雖不妨採用猛攻速決的戰略，用局部犧牲，換取相當代價。但在接近海岸綫的魯南，在我們建軍未成，敵人尚有餘勇可鼓的時候，尚不宜用最大的犧牲，強求並無把握的勝利。（據說台兒莊戰役後，敵人犧牲甚眾而我亦傷亡不少，因此對膠濟方面的攻擊，不再作孤注一擲之計）。

魯南第二次會戰已展開。敵增援的主力到達臨沂和郯縣以後，即分頭同時發動。敵人的第一個企圖在奪取臨沂縣城，自十八日夜起，他以新增的一師團加強部隊為主，匯合第五師團部的大場鈴木伏日湯川及騎砲兵各聯隊殘部，向該城猛烈進攻，至十九日午刻，我為戰略關係，移至新陳地。敵人進入臨沂以後，即配合增援之縣方面的土匪原部隊，分三路南侵。一路係沿濰鄒公路直下郯城，二十日晚郯城失守。這一路的目標，顯然在奪取徐海間的新安鎮以側擊徐州。一路係由臨沂西商州至臨沂至臨沂區合由濰縣東來的土匪原及破谷殘部，沿臨台支線東側而襲臨台，現在敵我相持於臨台東北的門戶鎮及連防山。至縣在台兒莊的東南蘇埠的西南，因此這一路的目標，不僅在呼應郯城，並且想包圍台兒莊，或者更進一步的，南下以截斷臨海東段，更進而截斷臨台支線與濰海的聯絡，所以這一路的戰況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另一路係由濰縣沿臨台支線直逼台兒莊，在這一路上他已遭受相當的挫折，現在泥溝附近的村落間與我相持。

敵人第一次在台兒莊慘敗，很使我湯關部隊沿臨台支線東側迂迴側擊和張羅二軍在臨沂方面截斷其增援路線的影響。因此這一次他針對着前一次的教訓，先打通臨沂，再南下郯城。同時還學着我們的老套，反而向我們臨台支線的東側，（即我湯關部隊在前次迂迴北上的路線），迂迴南下。這種今昔異勢的局面，我們現在還不能說明白。所可為讀者告的是：在十五日敵增援的主力尚未集中以前

，我們強力的野戰軍團湯關部隊，業已變更部署。在敵人佔領臨沂以後，我們增援的主力部隊，已另向某地挺進。現在山臨沂退守的張軍，已開始襲擊郯城敵軍的後路；在向城方面的我軍，亦回師截斷濰陵至郯縣間的敵軍的交通；同時郯縣附近的守軍如湯部的周高鵬團，于部的張德彬團等，都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神態；同樣，在台兒莊東側的孫連仲部和在台兒莊北面的盧漢部，都是能征慣戰的。因此，在敵人的新攻勢受到頓挫以後，在魯蘇交界的郯縣濰縣和台兒莊之間，我軍將會發揮更大的戰鬥精神。

敵人為配合着魯南的攻勢，在蘇北方面的敵軍，現由東台分三路進攻鹽城，同時又由邵伯進攻高郵，但敵人在這方面的兵力尚不多。淮南方面，蚌埠有敵千餘人渡過淮河；懷遠敵軍，亦有北犯模樣。此外魯南和豫北方面的敵軍，亦有蠢動消息。而在綏遠的清水河涼城，山西的遼縣和順黎城，豫北的孟縣濟源和江蘇的蕪湖宣城方面，我們已相機發動攻勢，並且傳來了勝利的消息。

對於這一次魯南的戰爭，一般人都覺得規模將較上海戰役為大，影響將較上海戰役為深。而我軍的士氣和實力均較滬戰為強，敵人則老帥遠征，鬥志漸懈。因此有人把這一次戰爭看成準決戰，主張修正過去持久戰和消耗戰的策略，儘可能的集中主力，速戰速決。關於這，我們的觀察和意見是：（一）這一次戰爭雖然會吸引敵我一部份主力的參戰，但並不是決定的戰爭。我們現在攻擊的精

神已超過攻擊的力量，故在敵援軍未大量集中以前，或孤軍深入以後，雖不妨採用猛攻速決的戰略，用局部犧牲，換取相當代價。但在接近海岸綫的魯南，在我們建軍未成，敵人尚有餘勇可鼓的時候，尚不宜用最大的犧牲，強求並無把握的勝利。（據說台兒莊戰役後，敵人犧牲甚眾而我亦傷亡不少，因此對膠濟方面的攻擊，不再作孤注一擲之計）。

（二）台兒莊的戰役雖已給敵人以意外的打擊，現在敵人雖已動用他所不願動用的兵力，但一般人馬上就把敵人看作捉襟見肘，潰敗在即，却未免樂觀太早。這次中日戰爭是中國的存亡關鍵，亦是日本的盛衰關頭，到了勢不獲已的時候，他當然會動員準備對付列強的兵力，先來對付中國。因此估量日本僅能以三分之一的兵力用於中國，已屬冒險，而根據這種估量提前作主力的決戰，更是危險萬分。我們的看法是，現在雖不妨用大部份的力量保衛津浦，爭取這空間以拖長時間，爭取時間以建設最後勝利的條件，但在敵人還有半數以上的力量尚未動用的今朝，我們還得步步謹慎，力戒誇誇，這也是各方面的領導者所應注意的。

（三）敵人為配合魯蘇間的攻勢，或許會發動蘇北和淮南方面的攻擊。我們在這兩方面的一部份軍隊現已調上魯南，所以對這種可能的發展，是應該嚴重注意的。其次豫北魯西和淮南方面的敵軍都有進窺河南的可能。這是支持魯蘇戰局的唯一孔道，保衛武漢的最後戰場，我們為爭取津浦的勝利，現在應該把河南看作準戰場，以提防一切可能的迂迴和包抄。並且津浦的會戰縱有相當把握，但我們為萬一之備，此時尤應盡可能的集中後方能戰的兵力於河南，藉便應援津浦，拱衛武漢。鑒於滬戰的往事，我們認為此時在河南着手攻守的準備，是很必要的。

